

毛庭齐：“变脸”戏，说人生

本报记者 付鑫鑫

六十花甲，他身体硬朗、精神矍铄，干着自己最喜欢的川剧事业：在四川省川剧院当导演，排新编川剧；去蜀风雅韵等剧院串场，给观众们表演绝活变脸；去成都附近的大专院校上课，放弃院校行政职务……最近，他还受邀参加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推出的戏剧普及系列节目《宝贝，来看戏》，与娃娃们互动变脸，讲授川剧的奥妙。

他是新一代的“变脸王”，名叫毛庭齐，国家一级演员、一级导演。早年，在宜宾跟“变脸王”孙德才学过“三变化”；后来，又向四川省川剧院导演刘忠义学过变脸；2005 年，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举办的“宋城杯”南北民间表演绝艺王擂台赛上，夺得

“要不下周，你把戏本拿到我家里来，先面对面谈一谈。”在家中接受采访时，毛庭齐被同事来的电话打断了。对着手机那头，他耐心地方言说：“不是说我不帮你排这个戏，而是我真的没有时间，今年的日程已经排满，最快也要明年咯。说到做不到，也就误你们时间……”

耳顺之年的毛庭齐，上月刚从四川省川剧院办好退休手续，名义上是“退休了”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忙碌。比如，他是四川省川剧院导演，配合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查明哲导演新编现代川剧《铎声阵阵》；在四川师范大学兼职授课，每周都要往返于成都市区、金堂县，给学生讲表演课和剧目课。

变脸：为 人物剧情服务

2015 年央视春晚，毛庭齐与杨韬、夏恭雨雪三位川剧艺术家，为全国观众表演节目——变脸。

对于当下成都演出市场中，参差不齐的变脸表演，毛庭齐颇有微词：“川剧变脸不等于魔术表演。像街头艺人那样、外袍一抖变换一张脸，只是为变而变，让大家看个热闹。”实际上，变脸只是川剧表演中的一个技巧，反映人物内心世界。常言道：“相由心生。”变脸就是人物内心的外化。演员通过变脸，用一张张夸张的脸谱来表达人物内心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物内心情感。另一方面，变脸还可用来表现剧中具有魔力的神仙鬼怪角色。例如，传统川剧《归正楼》中，义盗贝戎在遇到官府画影捉拿时，就凭“九变化”一次一次躲过抓捕。

毛庭齐说，目前变脸过于泛滥，对变脸技巧本身造成了很大伤害。“有些人没有经过正规、专业的训练就上台表演，这就毁了川剧变脸。更有甚者，在舞台上进行近乎揭秘的表演，令人很是痛心。”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川剧演员孙德才创造了一种新的“扯脸”技巧，使变脸更具实用性和传奇色彩。后来，在重庆，孙德才还教过四川省川剧院导演刘忠义。

“解放前，孙德才和他的干儿子经常在成都各个剧院串场，变脸这样的绝活就是他们养家糊口的饭碗，自然不能轻易外传。估计是花费重金，孙德才老先生方教了刘忠义。”毛庭齐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川剧《白蛇传·金山寺》首次赴香港演出，刘忠义的出色表演引发轰动，万人空巷。原来，刘忠义饰演法海和尚手中的法器——紫金铙钹一角，与白蛇斗法。他以孙德才的变脸技巧为基础，对其进行改进。

“紫金铙钹一出场是一张很可爱的笑脸，人畜无害。当他与白蛇相遇，如仇人相见分外‘脸红’，一转身就变成怒火中烧的红脸；当铙钹用钵盖住了白蛇，心中窃喜、手舞足蹈，瞬间变成一张笑脸，欲去抓蛇却发现白蛇已经逃走时，气得变成灰脸——一副灰头土脸沮丧的样子。”毛庭齐强调说，变脸的最高境界是为人物、为剧情服务。再比如，川剧《白蛇传·断桥》中，青蛇一角是由男、女演员合演的。剧中，青蛇遇见许仙，一怒之下，由女儿身变为男儿真身。如何表现？川剧巧妙地用变脸

来反映这一转换。最早的演员在手上涂油彩，以一个抢背翻滚，把油彩涂抹到脸上，此时，演员瞬间由一张英俊帅气的脸变成满脸通红、怒气冲天的脸。变脸表演完成以后，衣服上全是油彩，特别脏，而毛庭齐在学生时代饰演此角时，经孙德才老先生亲自指点，把原先的“抹脸”改为更加先进的“回三张脸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《白蛇传》赴国外巡演，四川省川剧院一级演员王道正担任铙钹一角，也极一时之盛。“出国演川剧，很多国外艺术家也想探寻变脸奥秘。”毛庭齐一边模拟“装脸谱”，一边说，王道正在日本表演期间，化妆间里全是摄像头，四面八方都盯着。“省文化厅要求过不能外泄变脸绝活，王道正不得不在大旗的遮盖下‘装脸’。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曾有人出几万元向毛庭齐拜师，学习变脸。当时，毛庭齐刚从宜宾搬到成都，连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。“他还硬气，怎么也不肯教别人变脸。当时，一个万元户都很不得了啦，更何况是几万块钱……不管人家怎么求，他都不肯教！”他的妻子徐晓英有点“恼火”地说。

跨入新世纪以后，戏曲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，变脸也逐渐走进“寻常百姓家”，慕名向毛庭齐拜师的人越来越多。他说：“开始，带的徒弟跟我一样，在川剧里演武生，变脸是基本功之一。就像我太太，唱花旦，有时候也需要变脸。后来，变脸的市场效益越来越好，找我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推也推不掉，而且有的小娃娃实在是在家里经济困难。”

徐晓英补充说，变脸原有“传男不传女”的行规，而毛庭齐唯一带过的一个女学徒，在外国表演变脸。“以前，她在外国读书，还要去餐厅洗碗，一天打好几份工就为了挣生活费，养活自己和陪读的妈妈。她利用假期回成都学会变脸后，餐厅老板不仅不让她洗碗，而且报酬也比以前多了。”

“那个女娃娃有舞蹈基础，学起来不是太难，几个月就差不多了。”毛庭齐感慨，川剧讲究“唱念做打”、“手眼身法步”等“四功五法”。真正的变脸并非在短时间内变得越多越快就越好，而是要配合身段地变脸，能够随着剧情、角色心境的变化有快有慢，才能达到最佳的表现效果。甚至，有时候，变脸变得越慢越好。



上图：毛庭齐在表演过程中变出个“大红脸”。

左图：在“变脸王”的大海报前，毛庭齐挺拔地站着，标准的“武生”站姿。

（除署名外，均由采访对象供图）

一部电影，改变一生命运

要说毛庭齐自己变脸的经历，还得从他学艺开始讲起。

1957 年，毛庭齐生于重庆，家中 8 个兄弟姐妹，他年纪最小。他家所在的那条街坊是著名的文艺街，也是特别混乱的一条街。说它“文艺”，是因为毛家父母特别善良，送往迎来的客人里面，有“白面书生”，也有“江湖草莽”；说它混乱，是因为这条街所在位置特别，处在半山腰，从毛家沿街的铺面钻进去，上面还有三层，左邻右舍星罗棋布，往下还有两层巷道通行，简直是小偷、打架斗殴者逃逸的天堂。

毛庭齐幼时，很喜欢和邻家陈婆婆走在一处，她喜欢听戏、也喜欢唱戏。陈婆婆是北方来的遗孀，寄居在毛家的出租房里。“她没有孩子，一直把我看成她的儿子。有时候，我妈会烧面条给她吃；有时候，她蒸了白馒头也会给我吃。”毛庭齐说。

毛庭齐的父亲上过师范大学，当过教书先生，也在单位干过职员。在毛庭齐的印象中，父亲床头全是书。“文革”时被抄家，两皮箱的线装书都被抄走了，父亲心疼得直抹眼泪。毛庭齐的母亲善良宽厚，经常救济穷苦人。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母亲在家门口，却见有叫花子光着膀子在大街上走。母亲冲上去，把自己的棉袄披在那人身上……

那个年代，毛家父母特别开明，孩子喜欢什么就买什么，像二胡、手风琴、琵琶、京胡等乐器一应俱全。整条街上，唯一有留声机的只有毛家和王家。“我家还有很多唱片，评剧、越剧、京剧、黄梅戏，听得多了，我自然都会哼几句。”毛庭齐难掩脸上的骄傲说，他有天晚上被父母亲带去看猴戏。父亲告诉他，这些演员演戏之前都不准吃饭，就算吃饭也不能吃饱，否则翻跟斗、打斗时会出问题。毛庭齐听后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绝对不能做这个行当，太遭罪。

1972 年，毛庭齐初中毕业，正好赶上“知青”下乡。他听从在宜宾的二姐建议，报考宜宾地区青年川剧团（以下简称宜宾川剧团）。宜宾川剧团里，年轻的老师对传统剧目了解甚少。

改革开放后，传统剧目重归戏曲舞台，为了更快地学戏，毛庭齐经常一个人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包括李少春主演的京剧《野猪林》和裴艳玲主演的河北梆子《莲莲灯》《哪吒》等戏曲电影。他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，将电影中人物的表演一场场地记下来。也是在那里，他看得越多，越发迷恋戏曲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”，毛庭齐接触变脸，是因为孙德才到宜宾川剧团“支援地方”。当时，毛庭齐在川剧《白

蛇后传》中演铙钹，要求会变红脸、黑脸和金脸。当时，初出茅庐的毛庭齐也没觉得变脸有多好，只是应对角色需要，认真变好三张脸。

1984 年，宜宾川剧团的一位导演请毛庭齐当副导演，一起排新戏《日月葬》。最初，导演十分肯定武生出身的毛庭齐安排的打斗戏。谁知，省里来人调研时，打斗戏被批评了。

“《日月葬》中有一段打斗，我们本来是打算戴个面罩，以此表现两个相识的人之间的偷袭。但时间紧迫，道具组没准备面罩。所以，两个认识的人缠斗之后，剧情又表现出其中一方并不知情，于理不合。”毛庭齐说，事后他十分理解观众的看法，但在当年，血气方刚的他完全不能忍受人家指责打斗戏是“在新衣服上戳了一个洞”。

1986 年，毛庭齐进入四川省川剧学校西南四省导训班学习。“排《日月葬》时，导演不是说我没有经过系统学习、没有导演思维吗？所以，我就一定要坚持学习。”毛庭齐追忆当时的心境，四川省川剧学校的学费是 220 多块钱，还是母亲帮忙垫付的。

给导训班上课的都是中央戏剧学院来的老师，从此，毛庭齐知道了导演的职责是什么、如何才能让剧情为主题服务，知道了“行动线”“贯穿行动”为何物。“也许是自己真正学到了各种知识、开阔了眼界，才不会像在宜宾那样，井底之

蛙、狂妄自大。”毛庭齐说。

其实，在到成都学习前，毛庭齐完全有机会改行，但是对戏曲的热爱让他坚持了下来。那时，他和徐晓英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子。家中长辈推荐二人转行，一个去劳动局，一个去公安局。

长辈做出决定之后的一个周末，夫妻二人在家带孩子，一起看了部电影《人猴》（1983 年版），由京剧武生李小春主演，讲述了一代名角“美猴王”戏外的悲苦人生。看完电影，毛庭齐和徐晓英良久没有说话，等了好一会儿，再对视时竟“无语泪先流”。“电影本身是部悲剧，李小春在里面演得太好了，我们看了以后都很感动。我自己也是演武生的，很多经历感同身受。”毛庭齐说，那一刻，他转念决定，不改行了。

作为同行的徐晓英，也很支持丈夫的决定。她说：“如此，就跟家中长辈讲讲。让我先改行试试，改得好的话，你再出来。”

徐晓英从宜宾川剧团调到劳动局当收发员，日子并不舒坦。“我太太在宜宾川剧团是主要演员，当家花旦，可到了劳动局就不一样了，从云巅之上跌至泥潭深谷的失落感淹没了她。”毛庭齐感慨道，夫妻二人以前有个习惯，在家里常常交流如何更好地演戏。可徐晓英转行后，毛庭齐回家再说戏，总会惹得太太伤心哭泣。

为了演戏，两次甘当“逃兵”

1993 年，毛庭齐从四川省川剧学校调入四川省川剧院任演员，主攻武生。刚到省川剧院，每天都是一个人练功，也少有新戏要演出，一个月拿着 100 多块钱的工资，毛庭齐说，“一年容易坚持，两年三年呢？”

彼时，宜宾电视台正在招编导、摄像。两地分居、回家探亲的毛庭齐，因经济拮据就去电视台求职。台长看了毛庭齐的经历，尝试让他排练一个拥军节目。舞台经验丰富的他不但一点评每个演员的表演，并指出“你们一边走，一边走，最好每个人之间要少留空，队伍不能过于松散，否则从摄像机镜头里看，镜头不够饱满”。

有了专业背景的支撑，毛庭齐面试通过了，第二天就到电视台上班。一年后，他已经成长为台里的部门主任。就在台长提出，要办手续将毛庭齐正式转入麾下时，省川剧院来了消息，说要排新戏。毛庭齐丝毫没有犹豫，立即从电视台辞职，回到了成都，被台长私下戏谑地称为“逃兵”。

在省川剧院新戏《武松》中，毛庭齐饰演武松。相比宜宾川剧团相同资历的同事可以拿几百元工资，他在省川剧院还是经济“压力山大”，于

是，悻悻地回重庆。哥哥姐姐们专门为他开了一家汽配公司，毛庭齐负责进货、送货，一个月拿着 1000 多块钱的工资，却没有地方花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天天下馆子，腿粗得像大象，完全不像武生。哥哥们带着他请客户吃饭，花个八百一千一顿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可在我心里，还是川剧院 100 多元的工资踏实，随时可以随时登台演戏，不会在夜深人静感觉精神空虚。”

1997 年，著名导演谢平安等人执导川剧《变脸》。谢平安打电话给毛庭齐，让他担任副导演。于是，毛庭齐又回成都了。

川剧《变脸》中有个副官，是一个“娘腔腔”的军人，人物分寸很难把握，演不好就达不到应有的戏剧效果。在排练过程中，毛庭齐“临危受命”饰演副官。“以前，我在宜宾川剧团演过小花脸，所以对这个角色把握得不错。在北京演出时，受到专家们不少赞扬。所以，我就更有信心了，再也不想回重庆做生意。”毛庭齐略带歉疚地说，当时，哥哥们都上了年纪，家里全靠他一人跑腿，因为他排了戏就变了卦，汽配公司只好“关门大吉”。

一生挚爱，怎能爱得不深沉

在省川剧院，刘忠义是川剧《变脸》的副导演，与毛庭齐私交甚笃。刘忠义将自己跟孙德才学习的变脸技巧和亲身经验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毛庭齐。不仅如此，毛庭齐还在变脸中自创了变胡子。如今，他不仅能变出不同颜色的短小胡子，还能让胡子变幻出从年轻到年老的不同模样。

毛庭齐说，在中国戏曲中，变脸之所以被欣赏，不光是因为变脸技巧本身好，而是中国戏曲的创作理念，能够直击人心。举例来说，话剧要表现大船，就得有个船的模型作为道具推上舞台；在川剧中，只要演员拿船桨在舞台上一挥，再把台词一念，谁能说演员不是在船上呢？

“再比如，中国戏曲中的一桌二椅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。你看，演员往桌子上一站说，我登上高山，谁会说演员不是在山头上呢？然而，舞台上的一桌二椅又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桌椅。你看，谁家桌椅还有大墩柱和绣花桌围椅被呢？”毛庭齐激动地说，《归正楼》中，行侠仗义的贝戎，扇子一挥，白脸变红脸，再一转身，红脸变蓝脸，既巧妙又有趣，“这样的艺术，您说，我怎么舍得放弃？”

在毛庭齐看来，古代百姓学习传统文化，戏曲是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。如星河般璀璨的川剧剧目，一直有“唐三千、宋八百，演不完的三列国”之说。“中国戏曲犹如一杯浓浓的香茶、一杯甘醇的美酒，我怎能爱得不深沉呢？”毛庭齐说。

对于退休以后的生活，毛庭齐说，除了继续在学校当好“教书匠”，还希望能在传授晚辈变脸的同时，吸引更多年轻人深入了解川剧、了解中国戏曲，“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讲，变脸不是光看脸，还要看身段。演员一出马，就能看得出吃了几碗干饭、身段如何、表现手法怎样？没有为剧情服务的表演，都是多余的。”

徐晓英说，在宜宾，儿子 8 岁就已会变脸。毛庭齐问儿子：“你知道我是怎么变脸的吗？”儿子脱口而出：“你拉走的。”当时的毛庭齐很无语，如今，他已释然：“变脸技巧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如何让变脸变得更神秘、准确表现人物内心，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样，人家在看戏时，才不会计较你是怎么变的，才会真正理解川剧变脸表演中‘外化于形、内化于心’的精髓何在。”



在家中接受采访，毛庭齐和徐晓英悠闲地坐在沙发上。 本报记者付鑫鑫摄